

佛坪  
支教

## 热面皮和馍

□陆本林

昨夜,支教宿舍的电表续费到期,半夜就停了电。今早打开昨晚预约的电饭锅,米还冷冷地躺在水里。

“那今天早晨吃什么?”施老师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半眯着眼睛问。“早饭我想去吃碗佛坪热面皮。”“我不想吃,面皮软塌塌的,我不喜欢面皮的口感,而且太油了。我还是顺路到新街上去买那家甜甜的馍吧,很像家里的发糕,我喜欢那老酵的香味。”

“面皮挺好吃啊,我还是想去吃面皮。”“馍好吃,我爱吃馍。”“我就喜欢吃面皮。”我们不约而同地说道:“那就我爱我的热面皮,你爱你的馍。”

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二十多年了,照理来说口味上也大差不差。可是跑到了佛坪,在吃馍和吃面皮上两人还是各有各的选择。我喜欢吃热面皮,暖暖的、油油的,少加一点点辣子,闻起来就有食欲,吃起来嫩滑爽口。施老师是走路自带风的侠女,不喜欢面皮的软糯,感觉没嚼劲。一路走到学校,看上班时间也差不多了,吃面皮怕来不及,我只好跟在施侠女后面付了每人两个馍的四元钱。既已大寒,佛坪的早晨就比较冷了,两个馍在我手里晃荡到学校已经凉了,用张干净的面纸垫在热水暖气片上,想等空了再来嚼两口。

我们夫妻俩出生在同一个大市,吃个早饭的选择都有差异,那么相隔近一千七百公里崇川、佛坪两地就更不用说了。你看两地,崇川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人口密集、交通立体,大家都在行色匆匆中忙碌地生活着,每天大家除了赶还是赶。佛坪山连着山,水连着水,人口不多,道路上上下下蜿蜒曲折,老人们正享受着健康养老的慢节拍生活。作息时间的说法上也有差异,佛坪人把“下午”说的是“中午”,把“晚上”说的是“下午”,晚饭吃什么,同事会问我“下午回家做什么吃”,我在想这是因为佛坪和东部沿海地区有一定时差的原因。佛坪话“玩”说的是“耍”,“食堂”说的是“灶”,“你走好”说的是“你去”,“不能这么干”说的是“不敢这么干”……一两个月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同事在跟我说什么。饮食有差异,语言有差异,生活习惯有差异。佛坪的晚餐基本比较简单,经常看到大家在街头一碗面就解决了,然后在街头漫步锻炼。健康简单的饮食习惯比我们家乡要好,所以汉中女子多苗条。

差异是客观的存在。差异就是思路、是源泉、是不竭的动力。饮食有差异,中华美食才得以百花齐放;教学风格有差异,才有各种流派的百家争鸣。有差异存在就会有对比,有对比就会有反思,有反思就会有碰撞,有碰撞才会有火花,人的思维火花只有经过不断地淬炼才能有量的进步和质的提升。

你知道那天早饭我到底吃的啥?是办公室刘老师吃早饭时顺路给大家带的热的炕炕馍,之前我还不太爱吃,现在感觉味道也很不错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当我们见过很多和原先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现象、习惯、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时,我们原先思维的围墙就会被慢慢推倒,然后渐渐置身于一个更寥廓的思维空间,对一切都会有更好的融合度,思维和人生都会达到一个更平和的状态。



水润崇川

吴有涛

## 斫琴师张承志

□吴翰

经过易家桥那幢颇具古风的八角楼,玲珑的飞檐牵扯出远古不羁的烟岚,午后那一份神性的静谧,铸就岁月的明净。前来放车、取车的人们很平常地经过此地,张承志的古琴作坊就设在这其貌不扬的车库里间。

这是一间飘散着鹿角漆味儿的琴作坊,木工台上摆放着几个老式刨子、锉子、几把未上漆的琴面。从2015年至今,张承志销毁了70把古琴。

这些原本来之不易。树的一生和动物出来就盯着月亮动都不动一样,它们在采那个个月华修道。《琅嬛记》记载“雷威斫琴,遇大风雪则独往峨眉。酣饮,着蓑笠入深林中,听其声,连延悠扬者伐之,斫为琴,妙过于桐”。雷威认为,选材良,用意深,五百年,才有正音。张承志挑选木头也有独到见解,不仅要年久,还要无疤无裂、纹理顺直、不能腐。他会根据敲打的声音,判断什么声音的木头可斫出什么音色的琴,清亮的木头配什么结构可以制作出什么风格的琴,这都是一种意会。他对材质的选用近乎苛刻,远赴福建、安徽等地到处寻找老房子上的梁柱,有时一万片里才能挑到一两片上好的木头。这种木头斫出的琴传音和共振方为上乘。

里间堆着许多未经处理的原木。张承志说现在他遇到稀有的好料,绝不会轻易动手,先让木头适应本地气候,很多时候,一个琴的天成是几年苦思后的豁然开朗。

墙上悬挂诸多半成品琴面,师旷、伏羲、落霞,法相庄严,居高临下,自有一种俯瞰红尘的超然。

这么多年来,这个清静的外界秘境不肯轻易示人,张承志在此远离红尘俗世的喧嚣,与琴齐眉。斫琴的技艺日益精进,张承志逐渐悟到体清心远的琴道。

张承志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,看到第一个节目是古琴演奏,随着画卷展开,他才惊觉,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可以和古琴相比。2015年秋,他有幸结识了一位斫琴的扬州网友,而且这位朋友愿意把斫琴技艺传授于他。扬州的斫琴坊在乡下,张承志克服了对漆过敏的困难,学上漆、裹胎麻布、灰胎。为了学到这些技艺,张承志周一到周五都住扬州,有时一去就是一个多月。

2016年买琴的时候,他去了一家全国知名的斫琴工作室,虽然只是感觉了一下氛围和环境,但看到那边的

芬芳  
一叶

许多琴后他心生灵感,立刻醒悟如何让自己的琴更趋完善。之前他只是想把琴做漂亮点,对声音没有更高的要求。现在,因为看到这个斫琴坊里有两把名琴,绿松石色的琴面,胚胎的漆由孔雀石、大漆、鹿角霜调制而成,有金石之声。张承志下定决心:我的琴必须接近这种北方流派特有的钟磬金石之声。

回来后,张承志断然锯掉了好多木胎和成品的琴,因为他发现,以现在的音质要求,它们已经不合格。琴的声音和风格可以设置的,根据琴的造型和腹腔的结构掌控,这需要丰富的经验。琴音忌清亮,苍古的声音和古琴气息相通,要清越,“素压群芳”。从科学上来说,这种声音最能贴合人类的耳朵,是最符合人心的声音。

斫琴周期很长,两年半到三年之间做胚胎,做好之后,和酿酒一样,需要时间来稳定它,一部分一部分地调整,胚胎的含水率和温度有关系,需要找到两者间的一个平衡点。胚胎做好后还要放一年半,过一个春秋,梅雨、暴雨都适应了,再进行微调,一把琴前后需三四年。所以张承志一年只出五六把琴,从头到尾都是纯手工。

说起自己的学琴之路,张承志说纯属机缘。学琴前他开了13年的饭店,那时他经常在家中做菜招待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和一个扬州琴师。席中喝酒,扬州人操琴助兴,很开心,看到他养了许多盆景,说能否以琴换两盆盆景。张承志说盆景自己挑,你赖以生机的古琴我不能要。后来扬州人不肯拿盆景,朋友劝他留下这把琴,他说也行,以后我这作为你来通弹琴的地方。

琴在张承志家中静静地挂了4年多,47岁那年,张承志终于走上了学琴之路,距离他首次拜访颜光宇老师间隔了4年多时光。

颜老师说弹琴要有艺术追求。颜光宇对古琴是敬畏的、一往情深的,他认为学琴和斫琴需要一生的锤炼和投入才能至善至美,而如此的锤炼和投入是极少数人能够达到的,张承志坚持下来了,成了颜光宇的弟子。

张承志取出一把亲斫的闪烁着幽光的孔雀绿古琴,当场弹了一曲《卧龙吟》,七弦一响,音涤人妄,心中绷着的世俗之弦就松了,琴音雄浑、旷远。此时,凌乱的三国岁月不再是遥远的,它化作琴音里的渺渺望水、杳杳看山。心念放纵处草木横生,六朝古都尽收眼底,曲尽又重归人间烟火,乌瓦粉檐,外面如果下雪更好,天地素洁,与之相配的唯有古琴。

## 孤独是一份具体的意象(组诗)

□刘信国

## 孤独是一份具体的意象

我想  
完全不必  
回避  
我此刻的孤独  
就连我的房子  
也脱不了孤独的干系

不过  
只是守着孤独  
并不可取  
该动员孤独的我的房子里  
孤独的一切情愫  
生长出  
更多的孤独来  
才有意义

## 孤独的南瓜

秋色  
怀着些泛黄的情绪  
邀约几行  
瘦削的文字共饮

厨房桌上  
挺胸凸肚的南瓜  
愤愤着积蓄了一季的孤独:  
给我一支笔吧  
我要  
告诉你们  
我满腹的心思

## 缅怀

唇  
干裂成壑  
血已飞溅成星斗

至于脸面  
就让它  
与蓬勃的地火为伍去

倘若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 
那么,就待岩浆  
凝固成一座  
可以缅怀的塑像之后吧

## 我很好

这个题目  
略带些  
不可名状的自恋

虽说  
雪只在远方晶莹剔透  
其豪迈  
其婉约  
总是可以看得见  
要说是否还有遗憾  
自然存在一点或两点  
当在举起  
一握陈旧的酒杯时分

除此以外  
灯火安详,欢笑如诗  
岂能不好?